异梦记

我（憨山大师）往东游历吴越（江浙一带），往西返回庐山（江西），坐船过了芜关。当地的官员刘玉受留我在那里住一夜，刚好吴门的管席之管茂才从别的路过来。第二天早上，席之先到了船上跟我打招呼，谈玉受做的异梦。我很惊异，就问玉受。他拿出《乾城游草》，里面记载的梦很详细：

**初玉受奉黔中聘，道中病卧下隽驿亭。夜梦一伟丈夫，长喙突入，似有所求，而意气尚陵厉不平。揖玉受，与之坐。问其族氏，其人抗声应曰：“余宋将军曹翰也。以江州之役，多杀不辜，自贻伊戚，今复何言？”**

当时，玉受得到贵州的聘请前去应聘，在路上生了病，躺下来在一个亭子里睡。晚上梦到一个很魁梧的丈夫汉，嘴巴很长，像猪嘴一样突出来，好像有所请求，但意气还陵厉不平。他跟玉受作揖，坐在一起。问起他的族氏，那个人就高声回答说：“我是宋朝的将军曹翰。因为江州战役杀了很多无辜，自己遭受这样的悲惨结局，现在有什么好说？”

**玉受梦中未悉江州本末，但忆翰与曹彬同将。乃曰：“公受曹枢密节制，仁厚不杀，安所贻戚？”**

玉受在梦里还不晓得江州战役的前后经过，只是想起曹翰跟曹彬当时同是武将，他们一起领兵打仗。就说：“你既然受曹枢密节制，是他的部下、是副帅，而曹彬是仁将，不妄杀，你又有什么灾患呢？”

**其人曰：“余愤江州久抗王命，先杀守将胡则，寻屠其城，取快一时。何知死受冥谴，一时同事诸人，并落异道，余独为猪。盖余生时性多怒骂，舌锋猛毒，既得猪报，声多嚄嚄，或见擒捉，呼号四彻。冥中谴罚，尺寸不爽，乞公拯之！”**

那个人说：“我是恨江州长久对抗王命，不投降、很顽固，我就先把守将胡则杀掉，很快屠杀全城，取快一时。哪晓得死后受冥府遣责，当时同事的诸人全都落到异道里去了，我独自做猪。因为我平生性情常常怒骂，舌锋狠毒凶猛，当我受报做猪时，声音多是‘嚄嚄’，或者被擒捉时，呼号声传遍四周。到冥府里受惩罚，一点都不差，求您救我！”

**玉受听之悚然，因云：“余尚凡夫，何以脱公？”**

玉受听后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就说：“我还是凡夫，怎么能救脱你呢？”

**其人云：“公性慈悲，每见予辈，雅相怜愍。可忆往年，有所见梦，荷公再生者，即予也。”**

那人说：“您性情慈悲，每当见到我们这类众生都很怜愍。您可以回忆往年，有所见梦，因为您而得以再生的就是我。”

**盖玉受曾于戊申春，家奴以其租负，数有猪偿者。夜梦一人乞命，即命奴畜之。逾年自毙。梦中明忆往事，即应曰：“实有之，但不知是公耳，今则余安所觅公？”**

玉受曾经在戊申年春季，家里的奴仆因为负欠了债务租金，就数数拿猪来偿还。那一天夜里玉受做梦，有一个人来求救命，就让奴仆蓄养这头猪。过了一年，这头猪自己死掉了。当时在梦里明明白白地记得往事，就回答说：“确有此事，但不知道那头猪就是你，现在我到哪里去找你呢？”（他不是一头猪嘛，现在来求救，上回也是他。他上回来托梦，刘玉受就把他救了，让奴仆养他。养了一年，猪自己死掉。这回玉受知道又是这头猪，就问：“我到哪里去找你呢？”）

**其人云：“业报无定，昨偿一近县人债，不意有缘，于此得复遇公，今番又不知业运何所。”**

那个人说：“业报不定，昨天我去给临县的一个人偿还业债，没想到有缘在这里又遇到您，这次又不晓得业运如何，要到哪里去。”

**言下泣甚哀。徐收泪云：“某幸在唐太宗朝，为一小吏。听一法师说《四十二章经》，某为设供，感世世为宰官。及宋初而报尽，遽作恶业，转受此果。然幸有夙种善因，今得遇公。自今乞公，凡遇我辈，或见执，或闻声，或见食余肉，为持准提咒，或称弥陀号。余暂堪忍其苦，定脱此报，生人中，誓不更造恶业负公也。”**

他说后哭得很悲哀，徐徐地收了眼泪说：“我有幸在唐太宗时期做一个小官。听到一个法师讲《四十二章经》，我设了一回供养，以这个福业力感得世世当宰官。到了宋朝初年（当曹翰副将军），这个福报就尽了，接着就造恶业，杀了很多人，结果转受这样的恶果。然而幸亏宿世种过善因，今天能遇到您。从此求您凡是遇到我辈这些猪，或者被抓，或者听声音，或者见别人吃我们的肉，就给我们持准提咒或者念弥陀名号。我暂时来忍这个苦，一定能脱掉这个业报，生在人中，发誓不再造恶业辜负您。”

**玉受曰：“此余夙心也，矧奉教，敢负约。”其人喜，拜谢而去。**

刘玉受说：“这是我向来的心意，既然奉你的嘱咐，我哪里敢负约呢？”这个人欢喜，拜谢而去。

看这一段觉得很可怕，崇高一定要堕落。这就是有为法的趋势，一直往上升，升到某个点时，就必然要落下来。曹翰累世的经历前因后果一千多年，可以看到他当初是怎么兴起的。他在唐太宗时期是一个小吏，听法师讲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发善心作了供养，这以后每一世都做宰官。比如从唐朝一直到宋初，在几百年里经过很多世，每一世都没出问题，保持得很好，做大官。但是，他能永远保持下去吗？让人捏一把汗。终于到了宋初遇上了江州战役，他本性里有嗔毒，他的“我”是很大的。偏偏在打江州时碰到了顽固的对抗分子，把他惹火了。他只是个普通凡夫，怎么知道这是我执、嗔心、不能杀人？想不到。一下子就下令把守将杀掉，之后血洗全城。这个念头一起，福报就尽了，造了恶业就堕落成猪。之后辗转投生，从宋初到明朝又是六百年。后来由宿世的善根，两次托梦给刘君。

从这上来看，人是必定要堕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集谛系统时时潜藏着烦恼种子和堕落的因素，在等待机会。在那看似平静的几百年里他都做官，很平安，但由于没有修出世道，所以非常危险。到了当偏将军时，由于境缘太大，特别容易被惹怒，在战争时，人的嗔心很容易爆发。那时正将军曹彬是仁将，他的仁慈能持住心不造杀业，但是曹翰不行，一下子冲动，嗔心一起就造了大杀业，马上堕下去了。

我们去追踪观察，他一直这样发展、享受，福报就一直在消耗，即将消尽。一碰到剧烈的因缘，恶心就仗着福报一下子变得很大。他是副将军有权力，对方又是死对头，这时就想杀之而后快，嗔心仗着福报一下子爆发出来了。就这么一下就掉了下去，跟顶生王是一样的法则，只不过是遇境的不同版本而已。

有人会说：假使他没碰上江州战役，不就很好吗？

我们要这样去推断。即使一百世没堕，但可以预计，一千世或者一万世肯定要堕。什么原因呢？集谛系统里面就有这些种子，一遇到缘，人又有福，习气就发动得厉害、放肆增长，怎么样都会堕下去。就像中国周朝八百年的历史，算是非常好，但是时间再长，到了八百年，气数一尽，整个就完了。历朝历代都是如此，或长或短而已。盛际必衰、高际必堕是有为法的法则。虽然暂时没碰到问题，但到了一定时候，衰灭的因缘积聚多了，恶业造多了，就要崩溃，气数已经无法维持，就要改朝换代。

有人说：那是一个共业圈、一个国家的问题。

但要想到，有情的个体也是综合体，在他的阿赖耶识里，善恶种子多得不得了。它是怎么发展的呢？碰到某种恶缘，恶的方面就要出来，善的方面无法维持，这样就会堕落。集谛系统里的事怎么看都非常可怕，它是以“我”字当头来发展的，到最后怎么都维持不住，要掉落下来。从这里要认明崇高必堕落，在世间法上求发展，决定以毁灭告终、不得好果。认明这个道理后，要一心求解脱道。

太子墓魄经

**闻如是：**

**一时佛在闻物国祇树给孤独园****。是时佛告诸沙门：“往昔有国名波罗奈，****王有太子名曰墓魄，生有无穷之明，过去现在未来众事，其智无碍，端正晖光，犹****星中月。王唯有一子，国无不爱，而年十三，闭口不言，有若喑人。**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当时，佛告诉诸沙门：“往昔有国家名叫‘波罗奈’，国王有太子名叫‘墓魄’。太子生来有无穷的光明，对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很多事情都无碍照知，端正晖光，犹如群星中的皓月。国王只有这一个孩子，国人无不爱戴，但他到了十三岁还闭口不说话，就像哑巴一样。

**王后忧焉，呼诸梵****志，问其所由。对曰：‘斯为不祥也，端正****不言，何益大王？后宫无嗣，岂非彼害哉？****法宜生****埋之，必有贵嗣。’王即恧然，入与后议，后逮宫人靡不哀恸，嗟曰：‘奈何太子禄薄，****生获斯殃。’哀者塞路，犹有大丧。**

王后很担忧，叫来诸梵志询问是什么原因。诸梵志说：‘这是不祥之兆，相貌端正却不会说话，对大王有何利益？后宫没有子嗣岂不是他所害？（意思是这是妖孽之兆。）国王应当把他活埋，这么做一定会有尊贵的后嗣。’国王当时感觉很羞惭，入深宫和王后计议，王后和宫人无不哀伤，都叹惜说：‘太子怎么这么福薄？生来获此殃祸。’当时人群悲哀，塞满了道路，就像要出大丧一样。

**具着宝服，****以付丧夫。丧夫夺其名服，睹共为冢。****墓魄惟曰：‘王逮国人，信吾真喑。’即默敛衣入水净浴，以香涂身，具着宝服，临圹呼曰：‘****尔等胡为？’答曰：‘太子喑聋，为国无嗣，王命生埋，冀生贤嗣。****’曰：‘吾即墓魄矣。’丧夫视车霍然空虚，观其形容，曜曜有光，草野遐迩犹日之明，圣灵巨势，神动灵祇。丧夫巨细，靡不慑惊，两两相视，颜貌黄青，言成文****章靡不畏焉？仰天而曰：‘太子灵德乃之于斯！’****即叩头陈曰：‘愿旋宁王，令众不****嗟。’太子曰：‘尔疾启王，云吾能言。’**

当时让太子穿好宝服，交给了丧夫（负责活埋他的人）。丧夫们夺掉他的名服，共同做一个坟墓。墓魄心想：‘国王和国人都相信我是真哑。’就默默地收了衣服，入水洗浴，用香涂身，穿好宝服，走到挖好的坟边高声说道：‘你们想干什么？’回答说：‘太子聋哑，是国家之害，国王命令我们生埋他，希望能够生好的后代。’他说：‘我就是墓魄。’丧夫们看到车子霍然空虚没了人，知道就是他，看到他的容颜曜曜有光，在荒野很广阔的地带就像日轮般明朗，有很大的圣灵威势，这种神光震动灵祇。那些负责埋葬的人，无论大小都无不惊慑，两两相看，脸色变得青黄。看到太子出言成章，无不害怕，仰天说道：‘太子竟然有如此的神德灵异！’就磕头陈谢说：‘我们愿赶紧回去，以安您父王的心，让大家不再哀叹。’太子说：‘你们可以赶紧回去启白国王，说我能说话了。’

**人即驰闻，王后兆民甚怪所以，心欢称善，靡不悦豫，车驰人犇****，殷填塞路。**

当时丧夫们赶紧驰奔，回来启奏国王。国王、王后以及成千上万的人民都很惊奇事情怎么是这样，心里都感叹：‘好啊！好啊！这回好了！’无不心情悦愉。当时人奔车驰，填满了道路，都来看这个奇迹。

**墓魄曰：‘吾获为沙门，虚靖之行，不亦善乎？意始如之。’帝释即化为苑池树木，非世所睹，即去众宝衣****化为袈裟。**

墓魄说：‘我去做沙门，行持寂静之行，不是很好吗？这才满我的愿！’帝释当即化成苑池树木，不是世间的景象，当即去掉各种宝衣，化成袈裟。

**王到已，太子五体投地，稽首如礼，王即就坐。闻其言声，光影威灵，二仪为动。王喜喻曰：‘吾有尔来，举国敬爱，当嗣天位，为民父母。’**

国王到来后，太子五体投地，按照礼仪稽首后，国王让他就坐。听到他的声音，光影威灵，世上的男女都会为之震动。国王非常欢喜，宽慰说道：‘我有你以来，全国敬爱，你应当继承天位，成为万民的父母。’

**对曰：****‘惟愿大王！哀采微言。吾昔甞为斯国王，名曰须念，处国临民二十五年，身奉十善育民以慈，鞭杖众兵都息不行，囹圄无系囚，路无怨嗟声，惠施流布，****润无不周。但以出游翼从甚众，导臣驰除，****黎庶惶惧；终入太山烧煮割裂，积六万年，求死不得，呼嗟无救。**

墓魄说：‘唯愿大王慈悲，采纳我的微言。我过去世曾做国王，名叫须念王，在国土里统治人民二十五年，亲身奉行十善，以慈心养育人民。国中的各种鞭杖兵器都止息不行，监狱里没有系囚，路上没有怨尤声，我这样以慈惠布施流布国土，无不恩泽（以慈悲心恩惠了全国境内）。有一次出行，当时跟随的翼从很多，前方的导臣奔驰在前，除掉两边的人民，当时人民非常惊惶恐惧。我造了这样的恶业，最终入了太山地狱，被烧煮割裂，长达六万年。求死不得，呼叫无救。

**当尔之时，内有九亲，表有臣民，资财亿载，众乐无极，宁知****吾入太山地狱烧煮众痛无极之苦乎？生存****之荣，妻子臣民，孰能分取诸苦去乎？惟彼诸毒其为无量，每一忆之心怛骨楚，身为虚汗，毛为寒竖****。言往祸来，殀追影寻，虽欲发言惧复获咎，太山之苦难可再更，****是以缩舌都欲无言，始十三年。**

那时，虽然国内有九亲，外面也有臣民，资财具亿，享受无极的欲乐，但哪里知道我入了太山地狱被烧煮，受着无限的苦痛！那些生存的荣耀，妻妾、王子、臣民、百姓等，谁能分去我的一点苦呢？只是在自身上受着各种业的苦毒，无限无量。每每想起都心胆颤裂，骨髓都痛楚，身体流虚汗，毛都要竖起来。我一提起过去那种殃祸、苦受追到身上来，虽然想说话，但害怕再获殃咎，再受太山地狱之苦。我怕做国王，所以就缩紧舌头不敢说话，一直无语十三年，实际不是喑哑。

**而妖导师****令王生埋吾，惧大王获太山之咎，势复一言耳。今欲为沙门守无欲之行，睹众祸之****门不复为王矣。愿无怪焉。’**

那些邪妖的导师出鬼主意，让国王来生埋我。我害怕国王此行会得到太山地狱的殃咎，所以势必要再说一句话。现在我想做沙门，守无欲的道行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众祸之门，不想再做国王了。那真是要受无数的祸殃，业力实在可怕，我只想一心出离修道，愿国王不要怪罪我。’

**王曰：‘尔为令君，行高德尊，率民以道，过犹丝发，非人所忆，以之获罪，酷裂乃如之耶！如吾今为人主，从心所欲，不奉正法，终当何****之乎？’****即听学道。**

国王说：‘你当时是很好的仁君，行为高尚，有很尊贵的道德，以十善之道率领人民。过失只有一丝发那么微少，人都想不起来，却以此获得那样残酷裂身的大罪罚！像我今天做人主，做什么都随心所欲，不奉持正法，我的结局当如何？太可怕了！’于是听许太子学道。

**王还治国以正不邪，遂致丰乐。**

国王回返后，战战兢兢以正法治国，不做邪曲之事，导致国家丰盛快乐。

**墓魄即自练情绝欲，志进道真遂至得佛，广说景模，拯济众生以至灭度。”**

再说，墓魄陈情后，绝离世上的欲求（对于一切荣华富贵权势等都去离断绝），一心修出离之行。（他有宿命通，知道过去世是怎么回事，贪求一种现世法都是恶趣因，实在太可怕。荣华五欲都是假的，一旦生贪就会堕落，所以对此非常害怕。由于害怕轮回的缘故，一心想要出离求解脱，）这样不断在道上增进，终于证悟真如，得成正觉，广说如何成道的法要。这叫‘景模’，也就是一代教法的宏规，能引导迷失的众生逐渐入于正道，得到解脱成佛。

**佛告诸比丘：“时墓魄者，吾身是也。父王者，****今白净王是也。母者，吾母今舍妙是也。”**

佛告诉诸比丘：“当时的墓魄就是我的前世；当时的父王是今天的白净王；当时的母后是今天的摩耶夫人。”

**“夫****荣色邪乐者，烧身之炉矣。清净澹泊，无****患之家矣。若欲免难离罪者，无失佛****教也。**

荣耀、地位、各种世间欲乐都是烧身的火炉，置身其中会烧毁自己；远离世间的荣华富贵、声色享乐，处在淡泊恬静当中，就是无患之家，不受生死罪业的系累而堕落受苦。如果你想免除生死中的苦难，远离罪业的话，那就不要失坏佛的法道。

**为道虽苦，犹胜处夫三涂，为人即远贫窭，不处八难矣。学道之志当如佛行也，欲获缘一觉、应真、灭度者，取之可得。”**

修道虽然苦，但还是胜过处在三涂当中。做人就远离贫穷，不处在八难中了。也就是，虽然修道要吃一些苦，但不是比堕三恶趣强无数倍吗？况且现在吃一点苦，远离那些看似诱人，实际是陷人坑、杀人刀的地位、名誉、权势、享乐等，这样身心不造业，不受那些拖累，就能达到真正的安乐。做人就会远离贫穷困苦，也不会处在八难当中。学道的志愿应当像佛的行持那样。也就是跟着佛走，佛当初怎么离欲舍家，住在山林中修寂灭之道，我们就按那样去学。远离世间尘染，一心修戒定慧，去掉贪嗔痴，这就是古佛的行迹。如果想得到缘觉、阿罗汉的涅槃，那按这样走就可以得到。

**佛说经竟，诸沙门莫不欢喜，稽首作礼。**

佛说此经完毕，诸沙门没有不欢喜的，都稽首作礼。

我们去观察自我意识的过分就会发现崇高必堕落的道理。譬如人在报复时没有不过分的，欠我五两就要还一斤，过去你斩我一根指头，到了还债时，你脑袋还不如我的手指值钱，所以可以一下子把你砍掉。可见自我的狂妄。

前面说到，当他的欲望膨胀需要高位时，那就要使劲地扩张，到什么程度都不满意。现在讲，当他要报复时，你给一样多他是不满意的，因为这时自我一夸张，你在我面前连一根草都不值。如果我有了帝王的地位，有了权力，那不但要杀你，还要杀你的九族。从南北朝刘昱开始，凡是篡位的帝王，对于前朝子孙都要斩草除根，甚至凡是株连到的都要灭族，这就是人心的丑陋。大大小小的官员任职时都要推翻前面的，重新改造一番。自我意识认为你不算什么，我一来就要表现我。他的自我扩张力特别大，需要上上下下全是我的，这才表现了自我，稍有一点不是我的，自我就不满意，可见自我造业非常厉害。

再者，得势时政笔一呼，万众响应，人就感觉自己像大自在天一样。这时自我会狂妄地以为，下面的人全是我的棋子，我有生杀大权。他的自我意识超乎了因果法则，超乎了事实本身。他的非理作意非常大，只要一个指令就可以颠覆天下，让人民处在极为困苦的境地。像这样，一切运转都以我执为主，当他得势处在高位时，自我就变得嚣张狂妄，不可一世，以为可以随心所欲。

这样就发现，崇高没有不堕落的，因为造业太厉害了。为什么那么多高层人物腐败、堕落？因为他认为可以享受权力的风光，自我忘乎所以。如果喜欢色，那当然拥有数不清的妻妾；喜欢钱，那就有无数根金条；喜欢享受，那就要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；喜欢搞政治权术，那就推翻异己，掀起政治运动等等。这就看到，如果没有以出世道降伏根源的我执，借助帝王等的高层势力，就会加倍地造业。

我们从《墓魄经》可以看到，世尊前世虽然仁慈爱民，但毕竟是凡夫，哪里能完全把握住自心呢？一下子没注意就造大业，掉下去了。当墓魄述说前生经历时，父王感到非常恐惧，因为自己并非只造了丝发之恶，而是随心所欲，那必堕地狱无疑，因此就开始反省改过。要知道，这在缘起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点，稍有闪失就会造下大罪。

我们从这里要认定“崇高必堕落”的道理。认定以我执为根源，在权力的风光下以为一切自在，这不但有业果上的增长广大律，还有我执上的增长广大律以及造业上的增长广大律，从这里就会发生堕落。从古至今去检查，如果不学解脱道，那高位者的业绩以及他们的下场里都有必然的定律，那就是崇高必堕落。因此，具慧者视名位如火坑。

思考题

1、曹翰在累世转生过程中，最初是怎么兴起的？后来是怎么堕落的？他高际必堕的原因何在？

2、人处在高位时，膨胀我执、加剧造业的情形是怎样的？（从嗔恚报复、贪求欲妙这两分作观察。）由此确认崇高必堕落的缘起定律。